

舊

唐

書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

劉 昫 等修

李光弼

王忠禮

鄧景山

辛雲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在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爲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爲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闕寄十五載正月以

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
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
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
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
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爲賊幽
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
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
跣足奔於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
先斷之使絕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宗
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
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
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
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
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

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等四僞帥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脫墜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城外詬言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

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弃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即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浹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鵬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勅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貼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廈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

殘寇猶虞揔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
國協替夫人誓于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燮爰籍舊勳宣
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
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
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
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
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
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縱
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
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
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
騎迎謁即斬於棘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
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
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利

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
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舡玉帛思明乘
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
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
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
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
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
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犍臂之勢也夫辨朝
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
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潞嶺皆須
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
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
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軍方
至石橋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

城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略
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於河陽南築月城掘壕
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澠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斬首千
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太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
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开
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
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宇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
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
光弼自將於中澠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闊二丈深亦如之周
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澠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
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
二乘載木鵝蒙衝闢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
過其兵又當衝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
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

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壘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置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使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王曰爾往擊之王曰王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王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綸五百

足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的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瑋王李秦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使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旣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城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

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
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
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爲賊所有時渠子
抱玉亦奔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
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拜復太尉充河南淮南山
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
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
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剡
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初光弼將赴臨
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
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強未測吾衆寡若出
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
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

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勅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輿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上遇之益厚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母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恥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旣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旣爲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綃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

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弔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榮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泌爲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蕃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

決之十五載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琯爲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爲關內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擎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旣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又從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繼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三百戶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

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謚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爲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

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強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累建勲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爲軍士所殺請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勲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爲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謚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爲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慙德邛山之敗閬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閬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伏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